

中國方志叢書·第廿九號

據

清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清戴網孫纂

影印

雲南省

昆明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01/0973



10101868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五月臺一版

昆明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一二〇元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志，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戴筠帆先生輯

皇朝縣志

板存文廟桂香樓

昆明縣志序

戊子秋余族弟逢源由臺入都應京兆試出所著臺灣彰化縣續志示余閱其書簡而明礪而可據然祇纂輯鄉先正著書目錄續增數十年來孝義節烈諸傳而於時局之變遷政治之沿革概未之及余謂是區區者毋乃挂漏實甚逢

昆明縣志

序

一

源曰疆域城郭各有舊志山川形勢各有舊圖學校祀典各有舊規賦役兵防各有舊籍忠節儒林各有舊傳全書具在秩然粲然斯數者某懼其湮沒不傳也故續而志之余曰於戲君可謂有心人也然自咸同以來海內苦夷氛久矣烏夷稱兵脅市侮張恫喝無歲無之臺地

孤懸海外物產豐饒為外人所覬覦疆域城郭山川險要籌饟練兵在在均關緊要烏可以無事之時而略之逢源曰避某將歸而輯之居無何東倭構釁蹂躪蹈瑕震我邊疆而一二任事之臣倉皇失措喪師失律割地議和繇是鹿耳臨身之地悉淪於旃裘羶酪之鄉

昆明縣志

序

二

國家失其藩籬吾閩失其外府歲月滄桑時局遘迭夫豈意料所及耶歲甲辰余視滇學邑紳呂君德洋以昆明縣志屬余一言弁諸簡端搦管濡墨俛觸當年翹首赤嵌城心焉愜之今夫昆明滇南之首邑也居中建瓴全省之規模具焉東接黔蜀南控交趾西擁諸甸北踵

吐蕃為梁益之舊區實西南之重鎮夫
豈臺灣一島孤懸海外所可同日語哉
雖然未雨綢繆先聖人以為知道春秋
以莒為戒惡弛備也滇省五金之產甲
於天下物產豐饒為外人所覬覦者尤
什佰於臺灣也輪艘所不能達者以鐵
軌達之英由緬法由越撤我藩籬窺我

昆明縣志

序

三

堂與支幹縱橫直達省會卧榻之旁豈
特鼾睡已耶此與吾閩之臺灣有以異
乎無以異乎官於斯旅於斯聚族於斯
者又烏可以無事之時而略之是故兵
防宜講也雖有猛虎無爪牙不威雖有
名將無精兵不雄近今槍礮猛烈刀矛
弓矢悉為無用之具慎選丁壯多購新

式快槍快礮立定營制勤加操演攻其
技能工拙而黜陟之使兵識將意將識
兵情屹然為西南雄鎮而洋操洋隊師
其意不必襲其迹焉是則兵志之宜增
修烏可已也軍饟宜籌也滇省一年所
產之穀養一省之人而有餘名曰瘠苦
其實視吾閩之地土硠薄歲歲仰食於

昆明縣志

序

四

江浙等省越南仰公等處者較為饒裕凡
田畝之均輸關津之課稅鹽井之饒礦
廠之利月異而歲不同考究原委撙節
糜費去浮冒革中飽除歲出正供而外
一切贏餘悉供軍實裁汰老弱優給月
饌必使士飽馬騰而後止是則賦志之
宜增修烏可已也團練宜精也泰西通

國皆兵猶得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滇省各州縣創立民團所以輔兵力之不足也然宜實力經理慎選團長設立團營按期操演一如營制由巡道隨時稽察嚴定賞罰以示鼓勵聯絡聲勢以戒不虞若徒奉行故事團而不團練而不練虛糜帑項果何為者是則團防之志

之宜增修烏可已也疆域變遷山川險要宜審也緬越藩籬既撤控制甚難統籌全局西防在騰越之境設險以大金沙江野人山為要南防在思茅之境設險以河口茅坪為要宜躬親履勘帶同學生沿途測量繪圖貼說懸諸武備學堂如聚米畫沙瞭然心目實為當今第

一要務是則山川險要之志之宜增修烏可已也夫古今不能一日無治亂是非之端則不可使一時無史天下不能使一方無沿革損益之事則不可使一時無志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況今昔異時中外異勢守舊創新亦勢之不得不然者假使英法鐵路既成之後通

商惠工無詐無虞中外輯睦相安無事昆明之幸亦全滇之幸也不然殫心擘畫彼族窺我有備毒焰瘡波戰而不發官斯土者之幸亦全滇紳商士民聚族而居者之幸也又不然非我族類反覆無常恃其兵威藉端啟釁遠涉重洋而與我為難出全滇兵力以與之角安在

不足以挫兇鋒而制其死命道光年間
尖沙龍穴之捷夷艘魄悸不敢南而入
粵甲申諒山之役鮑超王德榜之軍夷
兵不敢正視比來遼東之戰日本以海
東三島屢挫強俄滇南人心風俗視他
省獨厚兵將一心忠義奮發砥柱天南
軍威一震中原時勢轉弱為強又不獨

昆明縣志

序

七

全滇之幸實天下大局之幸也是余之
序彰化縣續志愴然於吾閩之臺灣者
今則序雲南昆明縣志而竊有厚幸焉
若夫全書之義例纂輯之顛末筠帆侍
御言之詳矣茲不贅云

光緒甲辰秋七月督學使者晉江吳魯序



昆明縣志序

志為史之一種非具史才者莫能為之
為亦莫能善也周官福刑掌道方志
以詔觀事以知地俗則志乃出治一原
乃資于時自古重之江文通作史莫
難于志信知古之近代地志官修者
成于衆手分門別類各有其得失之

繁華如蒙茲述成于一手此其統
五象於志志原對山武功志載
在四庫最擅時名而後者病其太
簡等其質易之傳世亦未可為通
論昆邑為巽陽澤外屬蓋州郡之
隸我州元隸中慶遠設雲南行省
自明迄今因之并為省治附府首

一

邑政煩治難甲于全省亦舊無

志送先幸且邑中先正戴翁既付

御批輯成書又三十年今先仁幸

丑邑紳呂心源司馬始與同志諸

君子謀梓里行之濟為作序余

惟是志之體例條目侍御序志

一篇詳之矣刊志緣由陳小圃太

二

史一序述之矣而余所不能已于

者侍御以詩古文詞雄視道咸

間雅居子部曹不獲與修

國志於是書之取舍宜與前中

乃知邑武功之長而志其失在近

代地志中洵為善本後之守土

觀事知依以借鏡以為行政之資

是不惟可激侍御生平著述之才
之識而為于治世可歷侍御之
忠及來世之苦衷而諸君子表彰
先正遺書之雅意亦未可泯也余
以凡庸作吏際權首邑夙仰侍
御恨不同時今以挂名于侍御者自
為書之末是州大幸哉夫咸因用兵

三

以後世遠代殊遠流蓋下今之品明
異于昔治品明此亦較難于昔也都
人士與鄉大夫之經侍御而起績成邑
志如南宗人績昭為志績平江志之
例別為一書之裨于政治者乎余既
拭目俟之又感慨係之矣先緒辛丑
冬夏知縣事黃安謝宇後謹識

昆明縣志序

昆明為滇首邑舊無志道光
間戴筠帆侍御始輯之藏其
稿於家侍御既歿其子兩傳孝
廉乃歸其稿於昆明之五會謀
付梓焉光緒辛丑夏呂心源

昆明縣志

序

一

司馬與五會諸君子出其稿付梓
既竣事問序於余余惟侍御之
為是書歷寒暑者五列為總目
者十八竄後序志一篇於載筆
之顛末著書之義例詳哉言之
矣夫何贅雖然是書之脫稿在

道光辛丑之夏而梓行在光緒
辛丑之夏其間相去六十年此六
十年中值回紇之亂者一十有八
載官府之案牘書院之典冊世家
名族之藏編鄉先輩之著述俱
為灰燼即侍御味雪齋詩文鈔

昆明縣志

序

二

已燬板者并其板亦燬焉而未燬
板之志稿乃歸然獨存可不謂之
天幸耶古人之著書自有苦心
所著之書自有真面目後之覽者
校其誤考其異補其遺別為一卷
則可屏入其書中而殺亂之則不

可吾聞是稿歸五會後有謂其
文簡欲為之增飾者有謂咸同
為吾滇大變欲為之補輯者為
然是沒其苦心也是掩其真面
目也今所刻篇第字句一本侍
御手書之舊稿不沒其苦心不掩

其真面目又可不謂之天幸耶然
則侍御是書一厄於兵火而後
毀弃再厄於議者之欲增飾補
輯而後改其舊觀今諸君子
毀板既成而向之毀弃者乃
不復毀弃矣後改其舊觀者

乃不復改其舊觀矣其有功于
是書豈小也哉若夫校讐之
力則呂生興周張生桂森實
任之書其名亦不忘其瘁也

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夏五
月昆明陳榮昌識書於經心

書院之樸學齋



序

有為一代可傳之人斯有一代可傳之書人以書傳信不誣也吾鄉先達戴筠帆侍御潛心經史博覽古今通籍後於邑志一書尤為留意其間刪繁就簡補闕拾遺閱五

昆明縣志

序

一

星霜而稿始成時滇遭兵燹鋒鏑滿目家有藏書者鮮不散失焚毀之殆盡獨侍御遺稿恍若藏諸壁間未始非文字之靈有隱為呵護者矣光緒辛丑歲呂心源司馬與昆明五會紳耆謀付東黎公諸同

人噫是書也成於道光辛丑歲梓於光緒辛丑夏甲子一周星移物換人往風微而侍御之苦心卓詣始得表著於世可幸也夫

光緒二十有七年歲在辛丑仲冬月昆明劉藜光序於育材書院之

昆明縣志

序

二

守拙齋

序

古人著書其可傳者皆有得於天也得於天故雖沉埋播棄幾千百年而泯滅及遲之又久而卒傳者則以夫之不忍終棄而必假手於人焉以成其志也韓愈文之唐人咸非之數百年後有歐蘇出而挾其稿於殘餘敗

昆明縣志

一

紙間而雅為越表之作司馬遷史記當時亦未之重也迨徐悲起而史記始行於世焉如蓋天之不忍終棄而可信其書之必傳也昆明為滇首邑前人修通志者但據事實而無專志道光辛丑載雲帆侍御纂舊續新始創為縣志編藏之於

其家有數十年光緒辛丑居心源因長搜羅而得之且傷其幾於泯滅也爰與同志諸君子謀遂付梓為事既竣徵序於予予惟侍御之輯此書不勞精竭神閱五寒暑而稿脫及今付梓蓋相距六十年矣其間值逆回之變凡一切宏篇鉅製之高文典冊盡

昆明縣志

二

以付之一炬即侍御味雪齋詩文鈔其板已燬棄而此稿經風雨之剝蝕兵火之摧殘而猶存者天殆有不忍於棄之意而故呵護之使留貽以至於今也嗟乎古賢傑之遺編與夫鄉先輩之著述知復何限不幸遇非其人零落於破憲敗壁間僅以爲遺醬瓶